

天铸一铜城

——得汉城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独特价值探讨

地处四川通江的得汉城，历史悠久，地势险峻，文化厚重，素有“地环三玉润，天铸一铜城”之美誉。其因兴汉之功而得名，因南宋抗蒙八大柱而闻世，因第二大苏区而辉煌。它在特殊时期（本文所指特殊时期是指国家战乱、社会动荡时期）体现出独特的价值，成为防御的砥柱、避乱的堡垒，发挥了保境安民、屯兵储粮的重要作用，几度成为军事、政治中心。本文从得汉城独特的地势构造、丰厚的文化积淀，来探讨其巨大的历史功绩和独特的历史价值。

一、地理上独特的地形

得汉城地处四川盆地东北部，位于四川通江县城东北的得汉山，距离县城 46 公里，居东经 107° 21'、北纬 32° 10' 交汇处，海拔 406~786 米之间，隶属川东北通江县永安镇。据《永安乡志》，得汉山在四亿年前为内海，经过中生代的燕山运动成为陆地，属于大巴山系（米仓山南）。《通江舆地词典》引民国吴世珍纂编《续修通江县志稿》记载：“脉自火天山岗分支，东南下，长岭陡落，形如蜂腰，名鹅项颈，至此突起山峦，状似鹅头，四面峻壁，其上平行，可容数万人。断崖间多前代遗踪可识。”《蜀中广纪》有云：“万山中崛起岩壁，四面峭绝。独西南二径，凌险转折而上，诚

一夫当关之势。”这足以看出此地之险要。站在远处高山眺望，得汉城似一只上山乌龟，头向火天岗山脉，脚出宕江西岸。得汉城因其形如一头上岸的乌龟，最早称龟山寨。又有人说得汉城“像一朵莲花的花蕊，四周山为花瓣，得汉城为花蕊”，正如林俊诗中所描述“天生形胜不须凿，四山环抱浑如车”。

得汉城的地形独特之处在于：一是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四周皆悬崖陡壁，高出地平面 30 余米，大通江河（宕水）环绕东、南、西三面，北靠群山，南北皆深溪。在军事上，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属于易守难攻的防御地势，这种类型的古代城寨很多，如全国保存最完整的十大古城之一襄阳，就是三面环水，一面靠山。二是长岭陡落，突起山峦。就是靠山的一面，也如“鹅项颈”之细，不利攻打，而利防御。三是“其上平行，可容万人”。突起部分的地表平整，面积很大，如汉张衡《南都赋》：“上平行而旷荡，下蒙笼而崎岖。”可以容纳万人生产生活，对屯军储粮、持续作战是理想之地。

从整个川北地形看，北出米仓古道，陆路通陕西汉中，南下巴渠水道连通渝州。其东有通江万源交界的竹峪关，南有平昌镇龙关，向西的巴峪关等，关关相护。近在咫尺的有铁林城、南教城、大梁城、土墙城，远处有平昌小宁城，巴州平梁城，南江牟羊城，旺苍木门城等，城城相卫。还有的

擂鼓寨、重石寨、大包寨、邓家寨等，寨寨拱卫。得汉城成为统率众多城、寨、关、碉、营的君主之城。其地险扼秦蜀咽喉，“雄镇巴西”要冲，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而且，得汉城附近三十公里内的钢溪河富有煤矿、铁矿，盐井的井盐，也为得汉城成为政治、军事中心提供了物资保障。

二、建筑上精巧的打造

得汉城东有宕水，南北绕深溪，唯西依峻岭起伏绵延。四周悬崖陡峭石壁如刀削一般，历代军事将领“因天材，就地利”，将其打造成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堡。

得汉城自古就具有被选定为城堡的天然地理条件。历史以来，凡立都城，“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大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管子·乘马》）。考察得汉城及相似的大巴山中的城寨，都一般都位于大山怀抱，滨水靠山，山水分隔，河水左右分流，山顶平坦，既能保证城寨安全，又可生产生活。据1987年出土的石器考证得汉城在三四千年前就有人类聚居，或许是巴国的城池。打造得汉城的主要目的是抗蒙保宋，余玠领兵于1249年和1250年先后两次“亲临得汉山，视其形势而授，都统制张实，躬率将士，因险垒形，储粮建邑，为恢复旧疆之规。”对得汉城改造、修缮、巩固，最后定型成城。都统制张实奉命筑城，亲率通江军民，分工细致明确，责任到人，据清道光《通江县志》记载：“分任责者：总管王昌、

金之福，钤路张虎臣，司整杜准、王安、杜时顺、徐斯、李成、刘文德、刘清、梁福、陈宝、贺上进、李崇，制领郭俊、杜成、周仙周等。”据史料记载：向侁“共济其事，修筑城垣，屯兵聚粮，凭借山城天险抗御蒙古骑兵”。加固改造的四周城墙和寨门至今旧貌依稀可见、清晰可辨。成为“抗蒙八大柱”之一，得汉城是余玠抗击蒙古兵的重要据点。淳祐十年，余玠“率诸将巡边，直捣兴元”，与蒙古兵大战。按照余玠的总体部署，张实在修建得汉城前后，同时于**1245**年修建小宁城(平昌境内)，**1251**年修长平梁城(巴州境内)。

得汉城之“城”分上中下三层：底层叫中坝里，中层叫二鼓楼，城巅叫高鼓楼。唯有东、南、西、北四门可攀险而通外界，而东、南二门是三级门，三道防线，真乃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天然城池。堡、寨、城是古代军事防御的重要设施，堡，是指有城墙的村镇，泛指村庄；寨，古时用来防守的栅栏，通常为驻兵的营地；城，古时四周有防御性围墙的区域，被称作为城。或说，一门为寨，二门为屯，三门为堡，四门为城。得汉城有四个方向的寨门，故称城是名符其实。

得汉城之东门、南门、北门仍然保留有城门及少部分残存城墙。西门已毁。东门，门框高**2.5**米、宽**1.5**米、深**2.35**米；城墙高**2.8**米，最厚处**4.1**米，一般条石长**1.42**米、宽**0.5**米、高**0.5**米。南门，门框高**2.42**米、宽**1.5**

米、深 2.6 米；城墙高 2.82 米，宽 2.6 米，一般条石长 1.4 米、宽 0.4 米、高 0.71 米；残存城墙 7.3 米、15 米。北门，门框高 2.35 米，宽 1.4 米；城墙高 2.35（ ± 0.45 ）米，厚 1.52 米，一般条石长 0.95 米、宽 0.3 米、高 0.2 米。石条之间都是采用糯米加桐油勾缝，永久坚固。

除四门外，汉代、宋代、清代修建的城墙仍有存在。汉城墙现存仅 5 米。宋城墙两处，一处位于得汉城西门，一段长 50 米、另一段长 80 米。另一处位于得汉城南门，长 80 米，高 1.5 米，宽 1 米。清城墙有三处，亦是采用糯米加桐油勾缝，条石堆砌，最高 5 米，宽 0.8~1.0 米。其中南门清城墙长 100 米，北门清城墙长 80 米，东门清城墙残存 30 米。城内同时还存有炮台、衙署、鼓楼、监狱、天池、水井等遗址。

正是其天然的地势构造和人为的精心打造，其军事价值在历史长河中逐步显现，使得汉“龟山寨”成为“得汉城”，进而成为“安辑寨”，进而成为“红城”，名称的演变证明了其历史作用的演进。

三、军事上的防御之柱

得汉城因战争而建，因战争而兴。从秦汉至宋元明清，从民国到红军入川，得汉城历经千年风雨，在历史长河中的出镜率较高，参与了几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经历了多个特殊时期。得汉城因“天铸铜城”成就其“八大柱”之美名，作

为红军后勤中心而被誉为“红城”。

据《得汉城志》，早在战国时期，得汉城寨池雏形就基本形成。被秦国张仪、司马错征蜀时发现其独特，并加以开掘凿造初建。

秦末汉初，刘邦封“王汉中”，招募巴人平定“三秦”，丞相萧何留守巴蜀，并以得汉城为根据地储粮屯兵，“汉高帝据此以通饷道”（饷道，作者大胆推测是从南方的四川一带向北方的陕西汉中供应粮食和兵源），进而击败西楚霸王，灭楚兴汉而得天下。此城因“通饷道”兴汉室的特殊贡献而被皇命为“得汉城”。得此美名，恰如其分。

三国时期，经蜀汉再次打造，成为蜀伐魏的前线大本营之一。张飞守巴西时，命关羽之子关索筑守擂鼓城（亦名桐柏关，位于得汉城对面，与得汉城隔河相望），其妻鲍三娘持重兵守于此。其妻鲍三娘驻得汉城数十年，有警则击鼓相闻，相互照应。

南宋时期，得汉城得以重建，不仅“恢复旧制之规”，而且大放光彩，赢来了它的高光时刻，显现出极大的军事作用。南宋淳佑元年(1241年)十一月，蒙古内部纷争，南宋得以暂时休整和调整防御部署。余玠以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负责四川防务。崇尚“事无大小，须是务实”的余玠，采纳播州（今贵州遵义）冉氏兄弟“依山制骑、以点控面”“弃平土，守高山”的防卫方略，在几个重要的州治地点，择其

险要，沿山筑垒，储备粮食。同时将州（政权）设在堡垒里，一遇蒙军进攻，即将军民撤退到堡垒里，坚守堡垒，使蒙军没法破坏地方政权，而无所得，最终因粮草耗尽而被迫撤退。余玠在四川从东到西的四条纵向河流嘉陵江、涪江、沱江和岷江（以距离当时四川的中心重庆的远近分为内水、中水和外水）与横向的四江汇入的大江即长江上的险要的地方修建城堡和山寨，据蒋晓春、蔡东洲等著《巴蜀地区宋蒙山城遗址考古调研与研究》，总共建城寨达 **83** 处之多。据袁庭栋著《宋末四川的抗蒙战争》记载：“前方线则以合川钓鱼城为中心，由会注于钓鱼城下的嘉陵江以及嘉陵江支流沿线的多功城、青居城、运山城、大获城、得汉城、小宁城、平梁城、大良城、铁峰城、沿沱江流域的云顶城所组成。”，其中共建城 **30** 多处。其中有八处最为著名，元代著名理学家、学者姚燧在《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中记载：“宋臣余玠议弃平土，即云顶、运山、大获、得汉、白帝、钓鱼、青居、苦竹筑垒，移成都、蓬、阆、洋、夔、合、顺庆、隆庆八府州治其上，号为八柱，不战而自守矣。”得汉城跻身于四川抗蒙防御体系“八柱”之一，其它是：钓鱼城，在合州（今重庆合江）城郊，扼嘉陵江内水；云顶城（今金堂境内）扼嘉陵江外水，它和钓鱼一起共同起着阻止蒙古军队利用嘉陵江舟师之便，顺流袭击重庆；大获城（今苍溪境内），它拱卫着四川的北方门户；青居城（今南充境内）；以及运山城（今

营山境内)、白帝城(今奉节境内)、苦竹城(今剑阁境内)”。余玠筑垒这些城寨，移州、县治于其上，以对付蒙军东西两路的南侵。这些堡垒首尾相连，遥相呼应，可攻可防，可进可退。从川北到川南，沿四川盆地周边群山的东麓和南麓构成了坚固的防御屏障，“如臂使指，气势联络”的山城防御体系阻挡着蒙古大军东犯长江中下游地区。诸城依山为垒，据险设防，屯兵储粮，训练士卒，经数年建设，逐步建成以重庆为中心，以城、堡、寨控扼江河、要隘的纵深梯次防御体系。余玠筑垒针对蒙古军骑兵善于野战的特点，采取“守点不守线、联点而成线”的方略，利用山险制骑，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屡败蒙古军，为抗蒙作战奠定了良好基础。特别是得汉城，在蒙哥汗大举征蜀，以重兵进攻得汉城的情况下，得汉城军民艰苦卓绝地坚守了二十四年，终因外无援兵，寡不敌众，于宋咸淳九年（1273）被蒙元军队所破，是时已是元世祖至元十年了。这些都说明了，作为“四川八柱”之一的得汉城，在抗蒙抗战斗争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以及为抗击元蒙入侵、保境卫国所建立的不朽功勋。

四、政治上的安政之所

得汉城不仅具有独特的军事功能，也成为战乱政权的安身之所，故得汉城以得名“安辑寨”。历史上，得汉城具有

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良好的水陆交通，较强的经济基础，以及可容众多的人口，从而成为战乱的**政治中心、后勤基地**。

南宋景定四年（**1263**年）在得汉城设置新得州（宋朝的行政区划，府、州、军、监为一级（相当于市），县为一级），向侁之子向良、孙向富人任知州，率重兵守该城。咸淳九年（**1273**）撤到通江城，直到**1292**年废，新得州存在**30**年，在得汉城建立州级治所**11**年。这是在得汉城建立的最高行政机构。在宋蒙之战时，洋州府（今天陕西省汉中市古称洋州）迁移到得汉城。

200多年后，明正德四年（**1509**年），四川保宁蓝廷瑞、鄢本恕发动起义，在川东北和汉中、鄂西北等地流动作战，通江成为战乱之地。明正德五年（**1510**）二月，鄢蓝起义军经奉节、重庆、保宁进入通江境内，驻兵城北。通江县署迁移至得汉城，至**1512**年，在此**3**年，**1513**年又迁移至此。都尉史林俊在得汉城驻军达四年之久。据清代道光《通江县志》记载：“武宗正德五年，贼蓝廷瑞等破通江，巡抚林俊讨平之，驻兵得汉城四载。”也就是说，从明正德五年（**1510**）二月，鄢蓝攻陷通江城，到明正德八年（**1513**）鄢蓝全军覆没，这期间林俊一直移兵得汉城，通江县衙门也迁到得汉城，且侨治于此达四年之久。“鄢蓝之乱”平息后，县衙才得以迁回旧治。

近 300 年后，清嘉庆三年（1798 年）至嘉庆十三年（1808 年），因四川、陕西、河南和湖北边境地区的白莲教起义，通江再次成为战乱之地，白莲教农民起义军攻陷通江城，杀死县令涂陈策，在白莲教军声势日炽的情况下，为了抗击和征剿白莲教军，“继任知县徐廷钰、董曾持、李嘉祐、刘铨常、臬使刘清，先后储粮团练于此”，得汉城因此更名为“安辑寨”，“安辑”即“安民辑众”，有“上宿民父母，安辑自无偏”（得汉城嘉庆壬戌石刻）之意。是时，清军在寨中接纳安置百姓，驻扎兵马，指挥剿击白莲教军。寨中“不但能屯官军之粮，抑又能阻流寇之路”，还可安军保民，县令徐廷钰亲书“固国不以山溪险，成城全凭众志和”于得汉城南门之上，以励斗志。得汉城成为通江乃至川北抵御和抗击白莲教军的根据地和堡垒，至嘉庆十三年，在白莲教军被彻底肃清后，通江县衙才“仍回旧治”，前后计 11 年。与此同时，仪陇、南部、营山等县衙一度先后亦迁至此。特别是阆中县衙与通江县衙长时间同驻于此，一个得汉城同设两个县衙，成为历史上极其少见的二县共治的范例，这也彰显了得汉城强大的防卫功能。

民国七年（1918 年）三月，“靖国军广安川北民军总司令”郑启和踞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大肆扩充军队，巧立名目强征军费，强迫老百姓普种鸦片，仅通江县年筹“特别捐”就高达 30 万元，规定不分贫富每户交大洋“十元半”，

由此激起民众强烈反抗。冬，南江、通江等地农民组织红灯教，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十元半”的抗捐运动，一时间通江县西北、东北皆为红灯教所据。苦草坝（永安）红灯教首领张伯山率红灯教“神兵”千余踞得汉城，与三包寺李子洪、狮子岗刘承先、石鹅寺赵世开、龙台寺张全禄、马鹿寨邵承膜各部遥相呼应。张伯山以得汉城为大本营，在烟溪场、碧溪场、长坪、泥溪场、新店子、钢溪河、什字坝、朱元庙等地发展队伍 3000 余，与军阀展开战斗，并在得汉城内制造土大炮，挖硝土熬制火药。从民国 7 年（1918 年）六月至民国 9 年（1920）五月，轰轰烈烈的反“十元半”抗捐斗争被镇压。红灯教首领张伯山部在得汉城驻守“历一年余”，得汉城又成为农民起义军反抗军阀的战场。

1932 年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在经过慎重挑选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首驻得汉城，并在此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初步决定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并将重要的军事通讯电台设于此。随后，红四方面军彭杨军事政治学校、川陕省政治保卫局、红四方面军经理部、川陕省财经委员会、红军被服厂、川陕省工农银行造币厂、川陕省石印局、纺织厂、川陕省工农银行金库等众多的政治、军事、经济、后勤机构陆续设立于此。还驻有洗衣队、运输队，城下苦草坝街上办有斗笠厂、草鞋厂、织布厂、染布厂、缝纫厂、经济公社、贫民合作社和有九十多眼仓的军粮库，附近还有生

猪饲养场。集党政军、军工、经济、金融、商贸、运输、教育文化等中心于一地，驻于此的各类机构多达 60 多个。其中设置于此的保管科的有金库，专门保管金、银、白木耳、大烟(没收大地主得来的)和银元、铜元、纸币、布币等银行基金总计上千万元，成为名符其实的红四方面军的后勤中心。1933 年反三路围攻和 1934 年反六路围攻中，川陕省委等一众最高领导机关也迁移至此。得汉城的历史上再次写下了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也为得汉城赢得了“红城”的美誉。也再次证明了得汉城不仅是军事上的前进基地，也是后勤中心。

五、文化上的沉淀宝地

得汉城不仅具有特殊的军事作用，而且沉淀了丰厚的战事文化，尤其是以描述山川地形之美和记述战事的诗文及石刻，以及大量的军事遗存，对研究历代重大军事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具，以及对研究川北历史社会和地方风土人情具有有独特的史料价值和重要参考价值。

得汉城内古迹甚多，遗址遗存遍布整个区域，有旧县衙遗址，有保存较完整的古城南、北、东门，有明清时代古城墙遗存，有居民使用的古井至今沿用，有出土的箭鏃、弩机，有出土的钱币，等等。其中，尤以历代石刻题记为最，仅东、南门外崖壁上就有明清时期的石刻题记 23 幅，其中题字 3 幅，对联 3 幅，诗词 12 幅，其它 5 幅。这些石刻题记出自

明代右都御史林俊、书法家余诚、朱导，清代徐延钰等名家之手。有的已收录于《四川历代碑刻》，有的已收入各类志书。这些石刻题记内容全都与得汉城的历史、军事、山川、人文有关，书风各异，行、隶、草皆有，诗、联、文俱全，融书法、诗词及石刻艺术于一体，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1994年，得汉城摩崖石刻被通江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7月16日公布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有对得汉城山川形胜的赞美，如一首石崖草书的诗文：自昔得汉城，巴蜀号形胜。转涧掩重据，层峰侍群丛。丹青四面开，楼□万雉□。疏凿非人谋，来过亦天幸。渡溪马乱嘶，比谷日将晚。岚气生夏凉，溜淙满清听。投戈书南岭，草草但紫兴。断崖留古碑，磨苔认前宋。殷慈李山人，遥指东门径。徒依景又佳，战睢□□□。逸思发青孤，恍如□□□。尔民乐土逢，保慎宜孝敬。感慨忽沾巾，松揪动遐痛。丈夫各有志，数载岂吾性。何当夸归鸿，更借天风送。又如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邑令朱导的题诗云：壁立岩岩四面同，今成天府未为雄。临东须信攻难破，蒸土谁言计极工。河水远分沟湫满，重门深拒犬羊通。四方城郭皆如此，百姓皇图守不穷。将得汉城的险峻和在军事上的地位和作用刻画得入木三分。

有明右都御史林俊记述驻防得汉城史事的诗。如《得汉

城纪事》(一):列诸城坚巧铸铜,当关一阻万夫雄。凯镌得汉犹残字,捷上平蓝有近功。玉帐牙旗浑外事,紫芝芳笋自山中。石涧野老休相怪,我旧江门老钓翁。(二):天然楼堞护云低,万壑丹青眼近迷。两汉英雄伤旧事,三巴晴雨问前溪。入关有约今谁定,与仲徒多鸟自啼。辟谷病除留慢梦,裹尸濒老托征西。

有历史人物记述自身经历的石刻,如林俊在得汉城的题诗《行营梦》云:生前梦里忆趋陪,望叶玄城事转哀。诗草长风吹北去,乡心流水顺东回。马鸣小队移行帐,花落平溪绕阳台,万里双魂自灵气,□□端为老儿来。壬河屡捷尚迟收,得汉弥孤两月留。地尽关山曾梦到,野清营垒有神游。风尘九死丹心在,灯火三更老泪流。拜祝师成还旧梦,不烦巴岭恨林鸠。林俊对其紧张的军旅生活进行了详尽的记述。南门石壁明正德丁丑庆阳人余诚所刻之诗则清晰可读,印证了这一史实:美哉得汉城头景,虽善良工描不整。登临上下转顾问,不觉悬身在天顶。往年行师名才辈,督集雄兵百万队。怒臂螳螂侦有防,□弃杖甲成投戴。天生形胜不须凿,四山环抱浑如车。到此钦慕古人风,无事金城享安乐……

有对得汉城御敌抗侵、保境安民功绩热情赞扬的,如通江县典史薛灏的《安辑寨五言诗》(其一):诺水牵系此,妖氛入寇年。古城启地环,雄寨锁山巅。地坠山河在,人和壁垒坚。上宿民父母,安辑自我偏。(其二):作史辞刀笔,近

水月挡楼。寇靖烽烟息，氛消鼓角休，□陪公□后，已曲愧相酬。

有对战乱之中，广大民众生活苦难的记述。通江县儒学教论陈辑邦《安辑寨七言》，对白莲教义军攻占通江县，造成百姓流离失所的动乱史实也作了记述。其诗云：“何物妖魔震地吼，恶气到处人疾走。堪叹群丑入通江，一炬室庐几无有。嗷嗷哀鸿遍野鸣，风声鹤哭也魂惊。数万生灵资保障，忍教虎狼任纵横。天铸坚城得汉传，父母孔迩解倒悬。安民辑众勤抚字，百族从此免颠连。……”

有记述清廷举办团练镇压白莲教义军的史实。其中江南乾隆癸卯科举人、奉办麻巴里团练、候补知县董曾持于嘉庆壬戌冬月镌题的《安辑寨五言》：“策马出都门，于徒通江县。邑人骇妖氛，闻风神色变。殷勒奉檄文，星霜驰团练。分里指麻巴，设榻到禅院。……”

清嘉庆通江儒学训导郭文珩《安辑寨五言》对得汉城更名安辑寨的原因作了记载，其诗云：“……阳院起妖氛，学宫成荒甸，得汉易旧称，安辑名新炫。……”营山处士钟正开于清嘉庆壬戌孟冬一首《安辑寨五言》诗中，同样记述了这件史事。“为何得汉城，旋改安辑寨。阳院起妖氛，生灵夷草芥。……”

此外有若干题字题联，或描山川秀美，或抒思想胸意。林俊的题联：地环三玉涧，天铸一铜城。峡起行龙帐，云归

放鹤台。嘉庆七年(1802年)，通江县建阆中县徐廷钰书联：固国不以山溪险，成城全凭众志和。嘉庆八年(1803年)，署通江县事董曾持题联：修斯城之峻极，水绕山环，端合汉南、川北、巴西而作镇；惟山寨之灵长，民安物阜，宛偕朱雀、青龙、白虎似成形。还有众多的诗、词、记，刻满高十余米、宽五十余米的整座石壁，给得汉城别添了一番情趣。通江县令徐廷钰于清嘉庆七年所题“安辑寨”“雄镇巴西”，楚南王曰珍于清嘉庆七年冬月所书“山高水长”的题刻，红军镌刻“活捉田颂尧”“活捉何东林”标语，又给得汉城历史打上了红色烙印。这些题联，气势恢宏，对仗工整，概括精当，书法雄浑，把得汉城之地理优势、战略地位描述得淋漓尽致。

得汉城因其丰厚的文化积存，也是文人墨客寻古“吊往哲”之地，更是良朋“留胜地”的好去处。明末贡生向仕显的《闲眺得汉城石刻》诗云：岩城天际耸岚光，此日来游花正香。曲水萦回环翠带，重门屹立奠金汤。苔藓莫认前朝碣，岩石犹闻翰墨香。我欲留诗吊往哲，暮云春雨两茫茫。东风邀我上层峦，此际多情感夙缘。共喜良朋留胜地，更磨残碣读遗篇。身浮万叠云霞上，日照千峰落目前。逸兴不知归路晚，一川花柳媚晴烟。

作者：巴中市委史志办 冉富 13908296175

